

★ 如星百慧大学生伦理故事征文作品选集

如星百慧大学生征文组委会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如星百慧



文字是让人静下来、庄重起来的东西，文字不是我们的骨肉，至少也是我们的精灵，我们的小魂（智和识）。

2008年

如星百慧

搞了一个全国大学生征文比赛，活动的宗旨就来亲近文字，开掘情感和记忆的世界。这是多么的妙不可言啊！

是让大学生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麦家



四川大学出版社

如星百慧大学生征文组委会 编

责任编辑:张 玲
责任校对:廖庆扬
封面设计:李 智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星百慧 / 如星百慧大学生征文组委会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614-4262-3

I. 如… II. 如…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4822 号

书名 如星百慧

编 者	如星百慧大学生征文组委会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262-3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30 mm
印 张	17.25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3 500 册
定 价	28.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言

刘小枫

写作比赛是人类文明悠久且优良的传统，古希腊的悲剧节其实就是戏剧诗的写作比赛。近代法国大思想家卢梭的两篇重要作品，都是当时的征文大赛的参赛作品。如今，我国有各种各样的征文比赛，办“征文大赛”已经不稀奇，重要的是举办目的。这次征文大赛是具有文明关怀的人士兴办的，目的在于保养优良的文学萌芽，这种关怀和热情本身就值得敬佩，而且在我的故乡举办，所以，可以参与这次征文比赛，我感到很荣幸。

如今是“网络文化”时代，所谓“网络文化”有好多特色，其中之一就是写作“自由”——从如今的网络文章和跟帖、尤其从“博客”来看，写作的确已经完全“自由”、完全大众化，没有任何约束。可是，“自由”从来不是衡量写作的评价尺度，遑论唯一尺度。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文明传统，衡量写作的是道德尺度，因为，写作是一种道德行为，是人生大事，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文章应该表达有所祈望的灵魂的向上和精进，反过来说，写作当是心灵的修炼，因而是一种德行。我国古代有一种文类叫“诔”，刘勰解释得很清楚：“诔者，累也，累其德行”，给文人写祭文也叫“诔”。在民主化的大众文化时代，写作很容易变成随便的事情。古希腊雅典民主时代的著名诗人阿里斯托芬就已经看到这样的问题，他在一部剧作中安排过一个老派诗人与民主派诗人的对话：老派诗人指责新派诗人写的爱情故事把社会上的好女人引诱到一个个含愧服毒自杀的地步。新派诗人则说，自己写的爱情故事是真事，有真实性。老派诗人则说，诗人的职责不是通过暴露真实来教人，而是要通过展示高贵的东西来教人，“小孩子得有老师这样的人来教，成年的人则得有诗人来教”。如今是追求民主文化的时代，这是否意味着我

们也要追求通过暴露真实而非通过展示高贵的东西来教人呢？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大诗人已经提醒我们注意：民主文化可能会促使灵魂向低下的东西看齐。“伦理”的古代含义其实是关于心性类型的，灵魂有高低，这是自然自动化的区分，不是人为的区分；人为的写作当维护灵魂的高卑美恶之别，这种差别乃是道德秩序的基础。

这次纯文学性的小型活动在成都举办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多少有咱们四川特有的质朴清丽的文气，我们四川人不是刻意追求质朴清丽，而是有的人灵魂天生质朴清丽，“岂期深而好远哉，盖云殊性而已”。我希望这样的征文比赛能够有助于我们四川人葆有这样的文气。

目 录

一 等 奖

不老汤..... 四川师范大学 曹 峰(1)

二 等 奖

追 梦..... 四川师范大学 刘 懿(13)

买本字帖练画画..... 四川大学 高 倩(27)

罗 网..... 西南民族大学 张 沛(33)

三 等 奖

与狗同行..... 四川大学 王小波(45)

艾 夕..... 四川大学 张 越(51)

空 城..... 四川师范大学 万青鑫(63)

见 证..... 四川师范大学 高 北(76)

那年夏天..... 西南民族大学 赵二照(86)

优秀奖

那些有的没的·····	西南民族大学	杨悦(102)
桃花别·····	西南民族大学	尤琼(111)
白色夹竹桃·····	西南民族大学	覃元珏(122)
毛坡·····	西南民族大学	张华萍(137)
青春的刺青·····	西南民族大学	李安心(145)
陌路逆行·····	四川师范大学	陈晓慧(156)
长坂坡·····	四川师范大学	陈颢(170)
杏花飘飘·····	四川师范大学	陈晓慧(180)
第十七根琴弦·····	四川师范大学	胡栋才(189)
过年·····	四川师范大学	徐国平(199)
一双鞋垫·····	四川师范大学	周弋(207)
外婆·····	四川大学	吴东倩(219)
单人旅行·····	四川大学	董雪莲(230)
黄水谣·····	四川大学	李淦(241)
如此之爱·····	四川大学	许飞龙(251)

不老汤

四川师范大学 曹 峰

桃源镇的习俗，是逢每月初七，镇子东头祥来寺周遭一圈空地上，必有一场大的庙会。庙会一向热闹非凡，自不缺那些耍把式卖艺的，摆摊子算卦的，捏糖人卖小吃的，还有老远从山头赶来的商贩，兜售一些山坳里难得一见的物件。这热闹吸引了十里八乡的百姓，这些平素只知埋头苦干的庄稼汉们，往往大清早就挎了竹篓，不知疲倦地踏上几里十几里山路，簇拥到祥来寺来，或置办日用，或观赏表演，或徒为闲逛，享受着廉价的乐趣。到了中午，庙会上已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了。此时只听见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声，路边吃食小摊的吆喝声，人挤人踩了脚的谩骂声，亲朋走散了的相互招呼声，碰了碗洒一衣服汤水的争吵声，背上孩子哇哇的哭闹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整个祥来寺立时变成一锅熬得滚烫的色彩斑斓的浆糊。每每到了这个时候，寺里的和尚便只能各自持了木鱼，面色沉重，端坐在佛祖面前，“咚咚”地敲着，这一下下的清音仿佛能驱散耳侧的喧嚣，携他们远离木门外红尘的热闹。而这热闹却一定要持续到日薄西山，寺外的众人才会尽兴散去，留给和尚们一地狼藉。

这一年的正月初七，桃源镇照例举办了庙会。安乐村的一家三口并一名青年及一位老者，早早收拾妥当，相约一同去十里外的镇子上逛庙会瞧热闹。五人到得祥来寺，日未过午，约莫巳时。甫入庙会，便各自忘却了劳累，急急融入人群玩乐去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西天低低碾来一片彤云，只一碗茶的工夫，天色便全然暗了下来，眼见就是一场大雪。家离得稍远的已匆匆离去，这五人却游兴尚酣，丝毫没留意到天色的变化。待那孩童指着墨色的天嚷着“下雪了，下雪了”的时候，朔风夹着劲雪已经“呼喇

喇”兜头泼将下来了。此时的祥来寺外已空荡荡没什么游客，只剩些许小贩在茫茫雪色里急急收拾着铺面。眼看这雪越下越大，五人面面相觑，各自从余人眼里都看出一层意思来：这十里山路，今天是说什么也走不回去了。

五人略一商议，决定就在这祥来寺借宿一晚。那老者敲开木门，道明来意，便由一知客僧禀明住持，又领了口谕，带着众人进入后院佛堂。不一会，又有几名僧人送来吃食棉铺及一盆炭火，五人连连道谢，这才收拾了住下。

水足饭饱过后，五人伸展四肢，躺在草垫上，随意闲聊。忽而门分左右，一名灰袍老僧迈步走进佛堂。众人一愣，只听那老僧道：“委屈五位施主了，贫僧乃是敝寺的住持。女施主不方便入寺，只能委屈各位在后院佛堂歇息，实在是对不住得很。”五人赶忙站起，又都表示了一番谢意，那老者上前拉着老僧坐下，青年转身去关上门。寒暄过后，老僧问起五人是哪里人士，那青年抢着答道：“我们都是安乐村的。”老僧微微点头，道：“哦，安乐村，上个月贫僧才去过你们村子，做了一场法事。”那青年探过身子道：“大师说的，可是给鲁疯子做的那场法事？”“鲁疯子？”那老僧微一迟疑，随即续道：“贫僧不知，只听闻那人唤作鲁知味。”“可不就是那鲁疯子么！”青年说完往后一倒，一屁股坐在一个破蒲团上。

“哎，那个鲁疯子，死了倒好，省得村里人一个个活得提心吊胆的，生怕一不留神被他煮来吃了！”那孩子的父亲此时愤愤地吐出一句。

“是啊是啊，”那青年立马接口道：“有一次我亲眼见他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挖泥巴往嘴里塞。你们想想，他连泥巴也吃，还在乎吃几个人么？”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一直是朝着老和尚的。

“我说裕才，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疯子又不是才开始吃泥巴的，他爹死了之后，他不就一直没事塞些青石黄土嚼着吃嘛。”那孩子的父亲接着说道。

那被唤作裕才的正欲接口，那老者挥了挥手示意他闭嘴，只听那老者道：“这些怨不得那孩子，都是老朽的过失，是老朽监督不力。”说罢低下头盯着铜盆里的炭火。

“孔先生，这怎么能怪你呢？当初他老爹死了，还不是您动员村里人轮番照顾那疯子的啊。您这份善心菩萨也会感动的。是吧，大师？”裕才望向老僧，等待他的回答。

那老僧闭目合十道：“阿弥陀佛，老施主宅心仁厚，菩萨会保佑施主的。”

那孔老者摆摆手，道：“个中缘由，大师必不知晓，才会如此说话。当初他父亲，走火入魔而亡，我见这孩子尚才三岁，甚是可怜，便恳请村子里的乡亲们共同照顾这孩子，其实无非就是匀些吃食与他。大家起初不愿意，怕这孩子沾了他父亲的邪气，引来祸害，老朽多方劝说，这才让这孩子得了照应。可是，”孔老者说到此处顿了一顿，接着道：“可是毕竟不是乡亲们自家子女，各家又农事繁忙，难免就耽误了给这孩子送去饭菜。说来也奇怪，这孩子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就不言不语，即便饿急了也不向邻里讨要，竟自去寻了墙角树底的青石黄土用以果腹。起先我瞧见了几次，都竭力阻止，又告诉乡亲，请他们一同帮忙。可后来发现这孩子屡教不改，而且也并不见身体有何异常，便索性放任自流，不再费心施与他食物了。哎，大概就是那时候，那孩子渐渐患了疯病。说到底，老朽监督不力，是脱不了干系的。”

孔老者说起话来语速缓慢，但抑扬顿挫，自有其严肃的味道，一直等他说完了，那中年汉子才道：“哎，孔先生您不必过分自责。咱们是没怎么照顾那疯子，可是他就吃石头泥巴长大，身体丝毫不见有恙，而且结实硬朗，比别的小伙子都可都壮得多，没您的功劳也没您的过错。再说，您不是还教他读书认字了吗？”“那算什么教书育人哟，真是羞于启齿了。那日，老朽正教学生诵读《论语》，忽然就瞧那孩子莽莽撞撞地冲进学堂来，一声不吭地盯着老朽。老朽见他寒冬腊月居然只裹了一件单衣，便问他冷么，他也不回答，只是吞吞吐吐地咳出几个字来：‘我，读，书。’老朽未弄明白，于是反问他：‘你想读书，跟他们一样？’他‘嗯’了一声。子曰：‘有教无类。’那孩子既然想学，老朽自然愿意教授了。可学堂里的孩子不乐意，他们不愿意和这吃石头的怪物呆在一起，无奈，老朽只得同他商量：‘我也不收你的束修，你就到窗户外边站着听讲，如何？’那孩子闻言径直走到窗外，立在了那株老梅底下。从那以后每逢上课，那孩子就一直站在那里。可惜不曾仔细聆听老朽教诲，只是怔怔地望着那株老梅，一动不动。唔，老朽记得那年他大概十五岁，唔，窗外也是这般的大雪，而那老梅，倒是开得很盛。”

孔老者像是在回忆什么，捋了捋灰白的髭须，续道：“不过，那孩子似乎对神话故事颇感兴趣。一次老朽讲到《山海经》里的《夸父追日》和《精卫填海》两则神话，那孩子竟将半个身子都探了进来，表情虽说依旧木讷，

但瞳仁明显放出光来。”

“哈哈，那疯子眼里还能放光？”裕才听了孔老者的话不禁笑了起来。

孔老者面带不悦，瞪了裕才一眼，裕才赶紧捂上嘴巴。“你别笑他，那孩子虽说行为疯癫，可智力不见得低下。想来真是奇怪，要说他没有听讲吧，不到一年时间，他已经可以识文断字，毫不费力地阅读书籍了，比学堂里的学生们进步还快上许多。此后便不常来学堂了，只偶然寻我问几个不认识的僻字。大概三个月后，就再不见他来了。”说完孔老者摇了摇头，脸上明显露出失望的神色。

“孔先生，恕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您就不该大发善心教那疯子认字读书。”此时沉默了许久的中年妇人开口道：“您看，他知道字儿怎么识了，利索话可还是不会说，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翻看他那死鬼老爹留下的那些破书，铁定沾了他死鬼老爹的邪气，这才疯掉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啊，还是您先发现，才告诉我们的。”

孔老者皱了皱眉，仿佛认真思索着妇人的话，转了转眼珠，这才道：“嗯，也不能这么说，他父亲留下的书也无非只是些食谱罢了，老朽看过，没什么问题……”

“那就是那跛足妖道作的怪！”裕才不等孔老者说完，两根细细的眉毛一挑，紧接着说道：“肯定是那妖道施的什么妖法！”

“妖道？”那老僧闻言微一侧头：“什么妖道？”

“就是一年多前来村子里的那个跛足妖道！当时你也在场嘛，孔先生。”孔老者点了点头，裕才仿佛受了鼓励似的，激动得站了起来，挥舞着手臂兴奋地说道：“那天孔先生，我，还有几个乡亲在村口闲聊。我们起初聊了聊来二狗子家串门的亲戚，二狗子说他家那亲戚家里还有一个五岁的丫头，还没读书，孔先生就说那得赶紧让那孩子进学堂，于是我们又聊到了孔先生的学问。二狗子说孔先生自然是大大的有学问了，附近这几个村子就只有孔先生这么一位私塾先生。孔先生谦虚了一句：‘老朽也没什么本事，只是于这书本文墨上，有一点执念罢了。’刚说完这句，我就听见脖子根后头钻出一声冷笑：‘哼，你那点执念，怕是早就消磨殆尽了！’把我们吓坏了，赶紧转过头去看，就见到那个跛足道士站在离我们六七步远的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当时我冷汗都下来了。”说到这里，裕才还做出个擦汗的动作，仿佛犹感后怕。“孔先生这个时候就问那道士：‘道长何出此言？’那

道士却又冷笑一声：‘哼，你幼年颇有诗才，五岁便出口成章，可惜恃才傲物，不思进取，到十八岁考科举，名落孙山，从此一蹶不振，心灰意懒，不修文道，返回这安乐村开馆授徒，却心猿意马，不专心教书，误人子弟！哼，你自己说说，如今除了照着那几本旧书念，你还会什么？’”

裕才说到后来声音越发细微，众人都随着他的眼光瞧向孔老者，但见他低着头，手持火钳拨弄着炭火，不发一言。裕才看不见他的表情，心里发憊，就不再言语了。此时孔老者抬起头来，见众人都盯着他，哑然一笑道：“裕才，你继续说与大家听，不碍事的。”裕才这才放下心来，续道：“孔先生颇为惊讶，问那道士：‘你……胡说……我的事，你如何清楚？’那道士道：‘天机不可泄露，这些你就莫管了。你倒是说说，你于这书本文墨上的执念，跑到哪里去了？’这时候我看不下去了，指着那牛鼻子道：‘什么执念不执念的，孔先生没有，你倒有了？’那道士又冷笑一声，道：‘贫道自然有，你曾经也有，世人皆有。’孔先生这时候趁机插上一句：‘道长这话可有失偏颇。你们道家求清静无为，而佛家求放下执念……’那道士不等孔先生说完，声音暴起，抢白道：‘哼，世人之愚，无过汝尔！道士求长生登仙，和尚求转世成佛，这不是执念是什么？却还做那自欺欺人的勾当。’”

那老僧听到此处，双目一震，过了半晌，低头合十，低声长叹：“阿弥陀佛。”

众人都未留意到老和尚这一举动，继续听裕才说道：“孔先生被这话堵得一时无语，倒是二狗子说了句：‘你说人人都有执念，那，疯子可有？’那道士道：‘自然。’二狗子就捅了捅我，递了个眼色，我随即会意，和二狗子一同奔到鲁疯子家，你们猜怎么着，呵呵，这疯子正在家里捣泥玩呢，大概又是在做他那珍馐美味吧。我俩赶紧架上鲁疯子返回村口，指着鲁疯子对那道士说：‘啰，他就是个疯子，你看他有什么执念。’那道士上上下下打量了一圈鲁疯子，笑道：‘呵呵，疯子？也不知谁是疯子。你们是想知道他有没有执念吗？这也简单。’说完左手一晃，掌中多出一张纸来，接着几个大步走到鲁疯子跟前，微微一笑，将那张纸塞到鲁疯子手里。我一把抢了过去，仔细一看，见纸质泛黄，顶端写了‘不老汤’三个字，底下密密麻麻尽是蝇头小楷，什么陈皮、雪莲、鹿茸的，后边儿还标着几钱几两，像是药方，但再往下看就莫名其妙了，杉木，海水，云母，枯竹，铁屑，全是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一抬头，那道士不知何时竟已消失不在了。问周围的人，他们也

都说光注意这纸上的文字，没看见道士何时离开的，只有那鲁疯子呆呆地望着天上。我们心里都有些发毛，觉得这事太过蹊跷，莫非那道士竟是个妖道？我赶紧把那纸还给鲁疯子，躲得远远地看他，他低头看了一炷香时间，估计也没看懂，一步挨一步地往回走了。你说他一个疯子话都说不利索，看得懂什么呢？还有执念呢？哈哈。”裕才终于讲完了这个故事，哈哈大笑起来，仿佛一只扼紧众人喉咙的大手松了下来，大家透出一口气，也各自展颜微笑。铜盆里的炭火将摇曳的火光投到佛堂四周的五百罗汉像上，只见他们也狰狞地笑着。

待大家笑够了，那中年汉子把手伸到炭火上取暖，继续说道：“我觉得裕才说得有道理。那天我下地干活了，没瞧见那妖道。但后来的事儿我可全清楚，鲁疯子分明和从前不一样了嘛。”这时，他又侧了身子对旁边的女人说：“孩子她娘，你刚才说孔先生不该教鲁疯子念书，这可不对。孔先生教化后生，这是积德的事，能有什么过失？再说那疯子看了他爹留下的食谱之后，有段时间还真是起了奇效，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中年妇女接口道：“不错，是好了一段时间，可也不长啊，顶多就三年，三年后不又疯了嘛。”

老和尚微一沉吟，随即问道：“如何好了三年？”

中年妇人扭头看了看丈夫，接着说道：“那鲁疯子自打会识字以后，就天天缩在家里翻看他那死鬼老爹留下的一大堆破书，孔先生说那是食谱，那就权且算是食谱吧。我们见他也没什么异常，就没去管他。后来有人从他家经过，看见屋子里冒烟，以为是着了火，急忙撞破门进去，竟是那鲁疯子在那做菜呢。哎，跟他父亲一个德行。乡亲们也懒得管他了，就见他一人成天搁那破屋子里捌飧些野菜啊什么的，不时向邻里讨些油盐酱醋，也都敷衍着给了他。没曾想有一次二狗子路过鲁疯子家门口，闻到一股特别的香味，趴着窗口一看，见鲁疯子正在熬一锅汤。那二狗子也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竟抵不住那香味的诱惑，敢去尝鲁疯子熬的汤。这一尝不打紧，二狗子逢人便夸鲁疯子做的汤好喝。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的人都上鲁疯子家瞧稀奇去了。还别说，那汤是挺香的，可谁也不敢上前喝一口。二狗子这时候可得意起来了，当着众人的面抱起那锅子咕嘟咕嘟就灌了几大口下肚。鲁疯子乐了，瞧着二狗子傻笑。大家见二狗子安然无恙，这才大着胆子都围过去尝了尝，尝了都喊好。鲁疯子就冲着大家伙傻笑。乡亲们这下乐坏了，鲁疯子再不是大家的拖累，成了有用的人了。从那以后，鲁疯子白天便挨家挨户地上

门去为乡亲们做菜，只用些普通的蔬菜瓜果，做出的饭菜却是色香味俱佳，且品种繁多。晚上他就点上蜡烛继续看他死鬼老爹留下的食谱。大家都很高兴，对鲁疯子的态度也好了许多，给他送点衣物日用品什么的。那鲁疯子还是笨，不懂得道谢，只是在看见别人吃他做的菜的时候傻乎乎地笑。这样大概过了不到一年，有一天鲁疯子忽然不见了，大家找遍了周围几个村子也没找着，只好作罢。虽说有些不习惯，但是也没怎么觉得难过。后来听外乡人说，他在山外头很远的地方看到过鲁疯子，那疯子好像在四处云游，去各地的大酒楼拜师学厨。我们还想呢，这疯子算是走上正途了啊。又过了有两年，鲁疯子回来了。跟离开的时候没什么两样，还是那张黑面孔，大眼睛，粗眉毛，招风耳，翻天鼻，只是身子长高了一些。回来以后直接缩进他那破屋子里，第二天便又开始鼓捣他的那些锅碗瓢盆了。唉，那天孔先生您不是去看望他了吗？那天的情形，还是先生您来说吧。”

大家的目光自然转向了孔老者，他环视了一眼，见众人的注意力都已经集中在自己身上，这才缓缓地说道：“老朽听说那孩子回来了，第二天中午就赶去了。和两年前一样，他对老朽不理不睬，只顾摆弄眼前的锅子和汤勺。老朽问他：‘能尝尝你做的汤么？’他这才咧嘴一笑，替老朽盛了一碗。老朽尝了一口，说实话，那汤的味道确实好极了，真是琼浆玉液啊，老朽便情不自禁地赞扬了一句：‘啊，真好喝！’那孩子‘呵呵’乐出声来。老朽又喝了一口，便问：‘这汤，你是用什么熬的？’那孩子伸出干干瘦瘦的手臂，往脚下一指。老朽见他脚边落着一小段褐色的物件，看不甚明了，便俯身拾起，还是没认出来，便问：‘什么？’谁料那疯子竟说是……”

孔老者话及此处，猛地停住不说了。众人都瞪着眼盯着他紧闭的嘴，良久，老和尚不禁问道：“他说什么？”

孔老者皱着眉头，缓缓闭上了眼睛，这才说道：“那疯子说：‘粪，牛的。’他居然拿牛粪熬汤给老朽喝！”孔老者显然因气愤而激动了，浑身颤抖，双手攥拳，嘴唇执拗地抿成一条线。

老和尚再一次双手合十，低声念着佛号。

裕才憋了许久没有开口，这时候逮着机会，赶紧接口道：“何止牛粪，后来我和二狗子好几次偷偷溜到他窗口往里瞧，什么鹅卵石，煤渣，香炉灰，甚至还有纸钱，什么都敢往锅里扔。他以为村里人都跟他一样，是吃石头泥巴长大的啊？从那以后，虽然从鲁疯子的破屋子里飘出的香味愈来愈

浓，愈来愈诱人，但即使是二狗子那样大胆的人，也绝不敢再去尝一尝了。乡亲们又都疏远了鲁疯子，甚至是躲着他了。”

“我看呐，他这做菜做汤磨出的疯病，多半就是他死鬼老爹给遗传下来的。你们想想，他死鬼老爹当年做的饭菜有多好吃啊，那可是给皇上吃的啊！后来可不是疯得一塌糊涂，就剩下一块废铁了？”中年妇人搂了搂身边的孩子。那女孩约莫四五岁年纪，长得颇有灵气，半睁着一对清澈的大眼睛，此时烤着暖暖的炭火，又疯玩了一天，已有些昏昏欲睡了。

老和尚这时候问道：“诸位屡次提及鲁……鲁施主的父亲，贫僧实在不明白鲁施主的疯病与他的父亲有什么干系？”

孔老者直了直腰，正欲言明，不料裕才抢了个先：“大师可曾听说过鲁执这个人？”

“唔，莫不是那被贬谪归乡的鲁御厨？”

“是了，那鲁执正是鲁疯子的父亲。”

“哦，这个贫僧倒不知晓了。”

裕才面有得色，正欲往下说，一偏眼瞥见孔老者恶狠狠地瞪着他，心里一惊，不知何处又得罪了这老者，刚挺直的脊梁又慢慢垮了下去。

老和尚等裕才讲述下文，却见他缩着脖子睨着孔老者，缄默不语，便只好又向孔老者问道：“这其间的蹊跷，还望老施主见告。”

“这个，既然大师知道鲁执是被贬谪的御厨，那可清楚他为何被贬啊？”

“贫僧不知。”

“说来这又算一桩异事。他鲁家是从外乡迁入本村的，传到第三代，居然出了鲁执这个御厨。先皇异常赏识鲁执，非他做的饭菜绝不入口。可后来不知因为什么缘故，鲁执突然失宠，先皇一封诏书，就贬他归乡养老。那年他回村，只带了个孩子，据说孩子的娘亲难产死了。老朽适时刚过不惑之年，始终认为他一个厨子，除了做饭什么都不懂，又和朝政挨不上边，应当不是得罪了权贵，那或许是道德上出了问题吧。这么想，不免就鄙夷鲁执。同村的人敬老朽肚里有些墨水，便持了与老朽相仿的观点。”说到“肚里有些墨水”时，孔老者忆起先前裕才转述的那道士的话，不禁面颊绯红，好在炭火正旺，因着这火光，旁人不至于看出来。孔老者顿一顿，继续说道：“那鲁执倒也不在意，父子俩独自生活，与村民们互不往来。这样持续了大概半年的光景，到了冬天，鲁执不知从何处弄来一个大炉子，有一间屋子大

小，立在自家院子里，当天就在炉子底下升起大火来。这火也不知怎的那么火，深夜里那火光竟能映红一小片天空。鲁执每天往炉子里扔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村民们望着那熊熊烈火，心里惴惴不安，便派人去打听，鲁执只推说是炼菜刀，那以后就再没有乡民去过问他的事了。直到那天晚上，直到那天晚上，直到那天晚上……”

孔老者一连重复了三次“直到那天晚上”，却说不下去了。老和尚眉头微蹙，抬头见孔老者一副愁苦表情，其余三人也都相同模样，虽然心下狐疑，便也不多追问了。过得少许，孔老者嘴唇微启，道：“裕才，你来同大师讲吧。”“我……”裕才此刻却不争先了，犹豫良久，才缓缓说道：“那晚，也是今日这般的大雪。孔先生打鲁执家门前过，突然看见鲁执全身赤裸，一丝不挂从屋里走出来。这一下可吃惊不小，这朗朗乾坤的，如此有伤风化的事怎么能容许在村子里发生。孔先生怕出什么乱子，赶紧通知了各家各户的男人们，齐齐聚到鲁家门口，就在这时候，那鲁执陡然跃起，仰天大笑三声，猛听得天上雷声阵阵，竟像是与他应答一般。”

“且慢！你是说，打冬雷？”老和尚脸色一变，遍布惊异之情。

“是啊！我长这么大，也是第一次听到这冬雷声啊，那景象怪异极了。我们完全给震住了，一个个呆若木鸡，眼睁睁看着鲁执大笑着走到炉口，一个纵身，就这么跳了进去！”

“啊！”老和尚失声叫出，发觉失态，立即低眉顺目，念了声“阿弥陀佛”。

“霎时火光大作，直冲云霄。那热浪把我们生生推出去五六步远。大家都蒙了，就怔怔地看着那大火烧啊烧，不知过了多久，才有人喊道：“快把火扑灭！”大家这才七手八脚打来井水朝火里泼。费了老大的劲，火是扑灭了，可人，却连个骨头渣子都找不着了。就在这个当儿，屋子里冲出一个小孩来，扑到炉渣里一通乱刨，不一会刨出一块奇形怪状的物件，一把搂到怀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大家这才记起鲁执还有这么一个儿子，只是平日里藏头露尾的，谁都没有留意，以至于竟全然忘却了。那孩子哭了一阵就止住了，返身进了屋子。我们都没有再跟进去，一个个心惊肉跳地匆匆回了家。后来才知道，那孩子最后刨出来的，是一块废铁，被他置在炕头供着，也难怪，再怎么，这废铁也算是他父亲的遗体吧。那孩子就是大师超度的那个鲁疯子。哎，老子走火入魔，为炼什么破刀投炉送了性命，没想到这小子竟

也走了这极端，虽不是投炉，可也差不多，跳了鼎，也什么都没剩下，化成轻烟，飘走了。您说说，这一对父子不是疯子是什么，啊？不是中了邪是什么？”裕才说完做出一个无奈的样子，好像不是他袖手旁观，而是爱莫能助。

老和尚本来已听出了点门道，可一听裕才说鲁疯子是跳鼎死的，又犯了糊涂，便问：“施主方才说鲁施主是跳鼎而死，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裕才一下子蹦了起来，大声嚷道：“啊？！大师您为他超度，居然不知道鲁疯子是如何死的？！”

中年汉子一把拽住裕才胳膊，低喝道：“你吵吵什么？！一惊一乍的！”

裕才方觉失态，忙作揖道歉，安分坐下来，不再言语了。

这是孔老者欠身问老和尚道：“大师真不知晓内情？”

“还请老施主明言。”

“哎，这又得接着先前裕才的话讲。村里来了个道士，给了鲁疯子一张奇怪的单子，老朽是知道的。那单子老朽也看过，有人说是药方，有人说是食谱，老朽孤陋寡闻，的确猜不出来。但是鲁疯子好像能看懂那单子似的，每天眼不离纸，废寝忘食地看那单子。饿了就抓把地上的黄土充饥，困了就顺势倒地休息一会，醒了又接着看。这期间有一段日子，鲁疯子像是中了魔怔一般，俩眼珠充血发红，仍旧瞪着那单子死瞧呢，只是脚下不停地来回踱着步，嘴里也不停地念叨：“不老汤不老汤……不老不老……”过了几日竟不知去向了。不过他走了倒好，村里人也松了口气。谁知一年多以后的一个冬天，他，他又回来了！”孔老者说这番话时，已不如最初那般缓和慈祥了，甚至带了咬牙切齿的味道，语速也峻急了许多。“鲁疯子回来的时候背上负着一个大竹篓，罩着一大块帆布，看不出装着什么，可到了院子里一倒出来，就什么都明白了。跟他那死鬼老爹一样，不知道从哪搜罗来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都暗自担心他这番返家，要重蹈他死鬼老爹的覆辙，哼哼，第二天这想法就印验了。那鲁疯子架起一口青铜大鼎，燃上木材，便往鼎里投放竹篓里那些材料了。还找来一根大毛竹杆子，每日立在鼎沿，将杆子伸进鼎里搅啊搅的。乡亲们一看他这架势，自然而然想起他死鬼老爹的惨剧了，哪能容许他继续下去。开始还能好言相劝，可他恍若不闻，大家急了，就动了粗。但是棍子打断了几根，那疯子却像没事儿一般，只管蹲在鼎边看那火苗子。大家见对付这疯子毫无办法，便打上了那鼎的主意。十来个健壮的汉子用大腿粗细的棍子连撬带扛，竟不能动铜鼎分毫。于是又有人提议浇